

# 评山二黄音乐情景剧《青春何恐》



一百年前，一位叫何恐的青年带着他的俩亲兄弟，从鄂西北大山走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一百年后，在他们的故乡湖北竹溪，一台赓续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山二黄音乐情景剧《青春何恐》诞生了。

7月11日晚，竹溪县全民健身中心剧场静得出奇，一个浑厚的男中音穿越时空回响在剧场中：何恐何恐，青春何恐！信仰在胸，我自从容！何惧头颅带血抛，他年化作杜鹃红。一场以竹溪杰出共产主义战士、早期共产

党人何恐革命事迹创作的竹溪山二黄音乐情景剧《青春何恐》首场演出拉开序幕。

《青春何恐》以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为背景，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竹溪山二黄音乐情景剧的形式进行精彩演绎，剧情精彩表现了何恐短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大无畏的革命生涯。

全剧分为三个篇章，分别为《风起云涌》《黑云压城》《义薄云天》，第一幕《风起云涌》表现大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何恐在1919年至1928年间，领

导声援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的壮阔场面和湖北学运先驱的青春风采。集中表现了他在武汉领导学生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精神；第二幕《黑云压城》，表现1929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何恐与同为共产党员的四弟何馥荪、五弟何立人回到竹溪，面对白色恐怖，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第三幕《义薄云天》，表现何恐被叛徒出卖后，在狱中与法庭的斗争和为革命英勇献身时的初心不改与使命担当。

全剧以山二黄精彩的唱腔、音乐、舞蹈，生动表现了何恐作为一位早期共产党人、湖北青运领导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

《青春何恐》在竹溪上演引起极大反响，多少人为之泪水长流，托腮深思。除了革命先烈何恐在人们心中万景仰外，独特的艺术形式也感染着观看人们。

山二黄，又名汉调二黄，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是一门以歌唱、表演、音乐、舞蹈为主的综合舞台艺术，著名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把它誉为“汉剧之母”。多年来，经过不断的探索创新，山二黄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但是像《青春何恐》这样的音乐情景剧，还是第一次创新之作。激荡人心的音乐情景、一波又一波的充满张力的叙事结构，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这也标志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竹溪山二黄，在传统折子戏的基础上又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一幕《风起云涌》，在山二黄歌舞剧的基础上，以大量的舞蹈表现大革命时期恢弘的历史背景，再现风云激荡的岁月。其演员的规模、场面铺陈都是空前的。第二幕却是截取何恐最后一次回竹溪与亲人见面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情景。在前面大量的铺写之上，场景安排在“正德堂”，父亲何常甫的深明大义、老练持重，妻子余相贤的贤惠体贴，何恐的铁血柔情，无不直击人们最柔软的内心，让人在噙着泪花中，完成一次次心灵碰撞与洗礼。

如果说第一幕是繁弦疾鼓、先声夺人，那第二幕就是静水流深、张本蓄势，第三幕则是暴风骤雨、慷慨高歌。剧情在一张一弛的跌宕起伏中，完成了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让观众的情绪也随着剧情发展达到最高潮。

《青春何恐》这台戏能大获成功，与全体创作人员和全体演职人员的高水准的艺术素养是分不开的。据竹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汤莉介绍，《青春何恐》是一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展演剧目，为了创作排演好《青春何恐》，专门邀请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胡应明创作，国家一级导演王国胜和向雪方联袂执导。经过编创人员和山二黄展演中心演职人员的反复修改和不断打磨，该剧才在竹溪百姓中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竹溪二黄剧团成立60多年来，是第一次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大胆突破，从过去的纯戏剧表现形式，创新为融合传统演唱、戏剧舞蹈和故事情节为一体，立足山二黄的根基，充分运用现代歌舞的形式，在音乐上也大胆地尝试与创新。让音乐、舞蹈、演唱和大

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时代特征融为一体。

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在《青春何恐》三幕戏中，故事始终调动着观众的情绪，或热情似火、激情澎湃，或低回婉转、荡气回肠。让我们在满含热泪中感受了革命先烈对党的事业头可断、血可流的坚定信仰。

一部舞台艺术，不足以概括革命烈士波澜壮阔的一生，但至少可以揭开那段尘封已久的红色历史，去了解早期共产党人义无反顾、追求光明的如火初心；了解他们别妻离子、舍身取义的悲壮情怀；了解他们永不退缩、接续奋斗的如磐使命。

重温经典让人感怀万千，从《青春何恐》剧中，我们感到，正是因为中华魂、民族魂铸就了民族的信仰，中华民族才能历经风雨而锐气不减。（孟正杰）



## 公园里的“书商”

我在北京做图书那阵儿，图书市场已呈式微之势。此前烈火烹油般的锦绣之象，已渐次沉寂，不似往日，但惯性效应犹在。观潮者和弄潮者都依然踟蹰在各自据守的沙滩上，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行歪斜不一的步履。这从每年元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依然火爆，但成交图书寥寥、书商表情苦涩即可见一斑。

在北京的图书订货会上，我认识了号称作家兼书商的叶江川。后来又在重庆、郑州的图书订货会上，见过几次面，喝过几次酒，算是朋友了。他出过什么书，写过什么文章，我曾在酒后问过他，他屡次都很含糊地说：“嗨，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悔其少作，不提它也罢！”

叶江川一无注册公司，二无发行渠道，三少运作资金，称他为书商，是习惯使然，也多少有世故人的抬举之誉。但他剑走偏锋、量体裁衣，弃其短，避其虚，就其虚，走小众化的专业性图书出版之路——只做茶书。

事实证明，他是成功的。此类图书，在全国拥有一定量的稳固的消费群体。

中国的茶书，自唐陆羽的《茶经》至清代陆廷灿的《续茶经》，代不乏人，皆有杰作传世，大概有一百多部。他就从这一百多部里，选了三五部，以陆羽的《茶经》为主，兼涉《品茶要录》、《大观茶论》、《茶疏》、《茶笈》诸种。

凡做过图书的都知道，做这类图书的人，要么是有稳定的发行渠道，要么就是把握不住瞬息万变的市场，而不敢去冒险、闯荡，唯像农夫一样，固执而保守地守望着土地的一隅，丰歉看天了。叶江川显然属于后者；再者，古人之著作，已属公共文化资源，不用买断版权，可以省下一大笔资金。虽不能大卖，速富，但也不似畅销书一样，时效性强，需高投入，担高风险。这是长销书，今年卖不完，明年再接着卖。然而，就是这样的蜗牛之步，他居然以区区三五本（种）书，在一两两次的全图图书订货会上，都能收获大几千册的订单，并以此养家糊口。这斗小心的园地，被他整饬得花木扶疏，近十年时光荏苒，花潮月汐，而景色依旧。

平居无事，不是斗牌喝酒，就是游荡京城，结识名流。他常常拿出与名流达人的合影，吹嘘自己的能耐，也颇能唬住一些外省进京的人，求仁得仁，亦偶获一些生意上的好处。

后来几年，我离开了图书市场，先后被两家杂志社聘为总编，除写作、出版自己的著作，交给家采购外，已很少参加图书订货会了。因此，也便与一些先前做图书的人，渐有疏离，包括叶江川。

然而，人生如转蓬，不知道会在某一年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偶遇之奇，得遇多年之前曾在一朵云下灿烂过的花木。委顿若何？飘零若何？锦绣若何？都不重要了。这样的惊奇，不常有，但总有。一次，我到前门大街参加一个会议。因为把该采访的都采访完了，下午，我便提前离开了会场，到南城菜市口一带去赴一个朋友之约。当我经过陶然亭公园的时候，奇遇发生了，我遇到了叶江川。

叶江川依然清瘦，头发较先前明显稀疏了不少，向后梳拢着。但在脑后仍如往常一样，挽了一个不长而有些滑稽的发髻。上穿一件大号的蓝条纹衫，瘦小的身体似乎被风裹了几层，他不停地用手伸伸被风吹起的衣衫。下着短裤，裤拉着鞋。在他身后，是一排低矮的雕花铸铁栏杆，月季正艳，透着幽香。他的左手，靠着栏杆摆放了一排四五块展板，有图有文。他脚前的地上，放着一个书包，半启着，露出几摞小册子。围着一大群老太太、老先生，或看展板，或翻着小册子。遇到晦明不清之处，则不惮烦琐地向他讨教，他则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海人之诚，有师者风。

我素喜热闹，有围观癖。即上前观看展板上的内容。嗨，无多惊奇，原是介绍一些生活中的诸多禁忌，还有一些养生保健之类的常识。年轻人无多兴趣，但颇能迎合老人的关注焦点。略举例：豆腐不能与菠菜同吃，否则不但钙得不到吸收，还会破坏本身内部的钙质，导致结石病、腰椎病、颈椎。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不禁哑然失笑。是谁这么搞笑，这么小儿科的话题，竟敢堂而皇之地摆置于公园？若是公益活动，“犹可说也”，而竟售于人？

或许我嗤嗤的笑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我们的目光透过攒动的人头相遇时，我们都惊呆了。彼此先是一愣，继而同时喊道——“啊，叶？”



“啊，杨？”

他丢开话筒，分开人群，走过来热情地与我拥抱。

聊了几句后，我告诉他今日之所至，便诚恳地邀请他晚上一起去喝酒。恰在此时，朋友的电话来了，问我走到哪儿了？我便把遇到叶江川的情况向他说了。他与叶亦是旧识，于是也便热情地邀我同往餐叙。

途中，我问他这些年的生活生存状态如何？想必也不会太差吧！

不料他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啊！本来不错。那几年做图书，你也知道，我虽不像章波、夏达他们那样，一年出品上百种书，流水过亿，可以在京城起高楼，日日宴宾客，但凭借着我的茶书系列，也渐成品牌。积石成山，

也在东三环新使馆区按揭了一套三居的房子。后来图书生意不好做了，我就思谋着转型。拜了一个师傅，去学做古玩。把三居换成了一个大二居，透出本钱来，一心倒腾做大，结果被人坑惨了。我现在家里还有好几件青铜器、古玉、古画砸在了手里，但都是废品。这行水很深啊，套路复杂，一不小心就踩到雷上了。嗨，我只有自认倒霉了！

“兄弟，江湖路远，坑多水多，过去的就过去了，多往前看吧！”我忍不住表达同情，递给他一支烟。

他涩涩地笑了一下，点着吸了，继续滔滔不绝。他的口才很好，朋友圈中说到他，第一评价乃是：“他是话痨。”他喷了一口烟雾，说，那一段时

间，我除了北京的一套房子，可以说几乎山穷水尽。也是我流年不利，赶上事儿了。偏偏此时，老婆得了肿瘤，老婆跟我这么多年，生儿育女。我再怎么折腾，老婆都毫无怨言。患难夫妻，咱得给她治呀！正巧那一段时间，北京的房价疯了似的蹭蹭往上窜，于是一合计，卖了。当时的盘算是，先赚一笔救急，等渡过难关之后，再买回来。可老婆的病好了，北京也限购了。你说悲催不悲催，我从有房产变成了无房产。前几年，我家又生了老三，可孩子先天耳聋，手术前后做了三次，也花了大几十万。

他把挎包往肩上提了一提，吸溜了几口烟，然后把烟屁股用中指弹向路边的垃圾桶，可惜没射准，跌在路边。他紧走两步，用脚碾灭。对着古都的夕阳，长舒了一口气，回头对我笑笑，说：“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赚取你的同情，只是生活不易而已。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只是被我赶上了，让我承受得比别人多一些罢了。但是”——他话锋一转，露出一丝神秘而又狡黠的微笑，继续说——“生活也很善待于我呀！前年，对，是前年，我也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接着，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有一段时间，他无事可做，便与人在某杂志社门口，合摆了一个废旧物品回收摊。杂志社要装修，就把仓库里存放多年的废旧报刊、堆积的稿件，一股脑儿地塞给了他。他做过图书，也倒腾过古玩，他就从这堆废旧报刊中，敏锐地发现一些疑似名家的书信、字画之类的玩意儿，他从中挑拣出三十余幅（帧）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找人估价。其中一幅时任中书协主席的一副对联，有人竟出25万元的高价收购。如此以来，他兴趣陡长，乐此不疲。但折腾了二年，机会几近于零，再也没有紫光降临，好运帮身。而每日里辛苦依旧，始终所获无多。反而犹遭同行倾轧，渐渐地，他就铩羽而退出了。

我听闻后，直赞他有眼光，虽有磨难，财运还是不错的。

他忽然灿烂地一笑说，与郎夫相比，我也算知足了。

郎夫？哦！没等他提醒，我立刻想到了那位善做跟风书、好酒量的蒙古汉子。

郎夫为人忠诚，做事踏实，好酒好朋。只要朋友有困难，且自己力所

能及，无不伸出援手。因此，人缘极好。他自己从来不敢也不去冒险，只跟风做书，不做能赌一时之雄的选题，市场上畅销什么书，他就很快地跟进什么书。他说，别人吃肉，我总能喝汤吧！虽未能大赚，但总能收获到一些余粮。他紧跟在书市的后面，匀步前进着；而那些嘲笑过他的激进的人物，或掉队或摔倒了。反过来，这些在市场上曾经大起大落的人再回头看郎夫，无不啧啧有赞。此后，书市衰落了，原本那帮最早在京做书的书商，个个都盆盆洗手，另谋他就了。他们多数人卖了北京的房子，加上这些年做书赚来的钱，相期相约着跑到风光旖旎的彩云之南的大理山间，买房置地，归隐林泉去了。平日里喝茶谈艺，读书写诗，招待四方宾朋，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神仙生活。

郎夫一时失了参照的标杆，而做书的初志不泯。这样蹉跎了近一年，总想着再怎样去突破了。便在一二损友的撮掇下，做了两本引进的原版书，但亏了。他心有不甘，为了省钱，竟做起了盗版书。被罚款不说，还被关进局子半年。叶江川说，郎夫的教训深刻啊！现在的图书市场与先前有着根本的不同，民营书商全面撤退，主流出版社进入了营销市场。而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个性化、小众化将是一个方向。

我再次递给他一支烟，带着揶揄的口吻道：真是世风日下啊！一个曾经那么成功的书商，如今竟沦落成了摆地摊的街头小贩？

他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赶忙辩解道：我出挂图、小册子，你也不能说我是沦落。我也是考察了市场，走的是离图书最近的一途。毕竟咱轻车熟路，低成本，有销路。而且清晰，一目了然。关键是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实用性强。定位准确，服务对象精准。虽是擦边球，但传播的是生活的正能量。天晴之日，守在公园里，老头老太太扎堆跳舞的地方，给他们进行健康知识讲座。这叫培育客户，“洗脑”，干嘛说得那么难听——他有些不满地回怼我一句——他们这群人，健康意识、养生热情超乎想象。因此，每个月都能卖出大几百甚至上千张（册）。我这两年的生活费，基本都是从这里面挣来。

他抖了抖书包，很有些心满意足的样子。（杨府）